

《格萨尔》的宗教 文化研究

平措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格萨尔》的宗教文化研究

平措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萨尔》的宗教文化研究/平措著.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223—02706—9

I. 格… II. 平… III. 格萨尔—宗教文化—文学研究
IV. I207.9 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6379 号

《格萨尔》的宗教文化研究

编 著 平 措

责任编辑 杨芳萍 姚永奇

封面设计 格桑罗布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印 刷 西藏山水印务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1,000

书 号 ISBN978—7—223—02706—9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探究某种事、某种人类文化现象，并非一件易事。尤其是离我们十分久远的像《格萨尔》这样的，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少有的文化现象。从今天的角度而言，我们对《格萨尔》所反映、体现的众多藏族文化的了解，只能靠非常有限的考古发掘和后人的记载，以及某个族群以代代相传的形式传承下来的口头说唱本身。而无论是考古发掘，还是后人记载下来的东西，或是口头说唱本身，又都好比不同时期，不同雪山上溶化下来的一条条溪水。这些溪水在奔向大海的遥远征程中，有的被渗入大地而不再显现，有的被阳光蒸发而销声匿迹，有的被旅途中的污泥污染而面目全非，有的和途中的很多条别的溪流相融而发生变异，最后汇入到大海的极有可能仅仅是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而成的一条条新的溪水。《格萨尔》就是这样一些不同时代的千条、万条雪山上溶化下来的溪水综合、汇集而成的汪洋大海。所以，《格萨尔》具有纳百川之汪洋大海的深不可测的非凡性格特征和传说中的“须弥山”一样的磅礴气势，并成为世界最长的、至今还保持活形态的唯一史诗。

虽然笔者自走出大学校门之日起，在《格萨尔》选择自己的前提下和《格萨尔》结下不解之缘，从此专门从事著名艺人扎巴说唱《格萨尔》的录音、录音的文字记录、文字记录的进一步编整、研究等工作到今天。但是，面对这样一部经过千余年风风雨雨洗礼而经久不衰、保持旺盛艺术生命力的、集整个藏民族形成至发展、壮大过程之民族集体智慧的巨著，以及这样一部巨著所反映、体现的十分繁杂的宗教文化，深感彷徨、困惑。在它面前更是深感自己之渺小和不自量力。

光阴似箭，转眼二十年。可以说自己已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献给了此项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抢救、整理、研究工作。此二十载非但是自己搜集和整理口头说唱《格萨尔》，了解、熟悉世界各民族史诗和中国各族史诗的二十载，同时也是为这样一个课题的完成而努力酝酿各方条件的二十载。然而，这样一个课题正式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作为基金项目获准立项并着手进行之时，愈加感到尚有甚多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和不知。正如对《格萨尔》研究很有建树的吴伟在《〈格萨尔〉人物研究》一书中所讲，“宗教对《格萨尔》的影响可以专题讨论，作一篇大大的文章，也很难保证说得清楚”那样。（群言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1页）因为宗教文化在传统藏族社会中，是一个涉及藏族文明的各个部门、藏族活动的各个领域的文化。即：从藏族的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从政治经济到社会历史，从道德伦理到风俗习惯，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都同宗教文化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而后又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而《格萨尔》恰恰又是以这样的社会、历史为主题背景的藏族大百科全书。本课题就是这样一个涵盖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学等众多学科的一个复合性与交叉性很强的课题。

尽管如此，我们以知难而上的态度，重新总结二十年的实践工作经验，重新梳理实践中的探索、思考和积累的资料，并充分利用一年有余的时间潜心写稿，本课题算是终于完成了。至此，我们的心情和起初此课题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作为基金项目获准立项时一样，可谓是喜忧参半。就起初而言，喜的是自己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课题的承担者而感到无比的荣幸，忧的是如何才能把该课题按照有关要求和标准去完成好。就现在而言，喜的是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截稿，忧的是自己对《格萨尔》这部民族文化珍品、整个藏族社会历史文化的了解、理解程度之贫乏乃至认识的粗疏浅陋。

正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本课题的进行过程中笔者采取了学懂多就多写，学懂少就少写，尚未学懂就暂不写的理

念,并牢牢抓住本课题最初的主要意图,尽量把握住藏族历史上各种宗教文化的产生、相融、发展之历史,以及整个藏族历史的脉络,把《格萨尔》放到社会大系统和藏族文化体系环境中去,着重对《格萨尔》所反映、体现的宗教文化现象,在吸收前人的零散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虚心、认真听取、采纳相关专家、学者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注重第一手资料、新信息,始终本着一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宗旨进行了一次粗浅的分析、探讨。然而,一则无论在具体观点还是学术取径上,由于我们和他人的侧重点和切入点毕竟有异,二则我们的认识、理解和分析能力、时间的仓促等各种因素所限,我们对《格萨尔》中的很多宗教文化现象的认识、看法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站得住脚,还需要进一步经受方方面面的检验。尤其是在很多文化现象的追根溯源上,即便我们在完成本课题的过程中,往这个方向竭尽全力了并在某些方面作出了一些貌似追根溯源的探求,我们的探求以及所得出的结论是否恰如其分,同样需要经受方方面面的检验。换句话说,本课题对《格萨尔》的宗教文化的研究、探讨,从面上讲不会是面面俱到;从点上讲,也会有很多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商榷的地方。我们虽毫无草率从事、寥寥交差的动机,但幼稚、马虎、浅显,甚至掉以轻心的现象均可能存在。

在本课题的设计、立项方面,西藏大学科研处处长、教授丁玲辉先生,当时的助理处长白玲女士等给予了不厌其烦的指点和支持。在本课题的构思和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内的同行、专家的许多非常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我的两位恩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博士生导师、研究员降边嘉措先生,博士生导师、研究员杨恩洪先生的一些学术思想,为本课题的完成起到了引导性的作用。我的夫人和远在祖国内地就读中学的女儿,为本课题的完成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生活上也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和便利。如果没有上述领导、专家、学者和家人的

支持,这样一个集多学科为一体的课题不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五位鉴定专家对本课题成果的最后鉴定等级也不会是:良好。总之,本课题能有今天的结果,是因为得到了各方面的中肯意见、建议,无私支援和帮助。在此,特别向上述领导、专家、学者和家人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课题除最后一章由措吉同志执笔完成外,其余章节均由本人执笔完成。我们虚心静候专家学者的批评、宝贵意见、建议以及教正。

平 措

2008 年秋末于高原古城拉萨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格萨尔》及《格萨(斯)尔》学概述	(1)
第一节 《格萨尔》的总脉络	(1)
第二节 《格萨尔》的艺术结构	(4)
第三节 《格萨尔》的产生年代	(6)
第四节 《格萨尔》的篇幅或部本	(14)
第五节 《格萨尔》的主题背景	(15)
第六节 《格萨(斯)尔》学	(16)
第二章 万物有灵论或苯教的基本形式和特征	(23)
第一节 自然崇拜的产生、基本形式和特征	(24)
第二节 苯教的产生、基本形式和特征	(29)
第三章 苯教文化在《格萨尔》中的遗迹	(32)
第一节 山神崇拜在《格萨尔》中的体现	(32)
第二节 灵魂崇拜在《格萨尔》中的体现	(37)
第三节 动植物崇拜在《格萨尔》中的体现	(43)
第四节 图腾崇拜在《格萨尔》中的体现	(47)
第五节 战神崇拜在《格萨尔》中的体现	(54)
第六节 灵物崇拜在《格萨尔》中的体现	(64)
第七节 杀生血祭在《格萨尔》中的体现	(70)
第八节 焚香煨桑在《格萨尔》中的体现	(75)
第九节 梦、占卜和巫术在《格萨尔》中的体现	(79)
第十节 苯教的二元对立观在《格萨尔》中的体现	(96)
第四章 佛教以及藏传佛教	(104)
第一节 佛教的起源	(104)

第二节	佛教传入西藏及其立足·····	(106)
第三节	藏传佛教的形成以及教派·····	(108)
第五章	藏传佛教文化在《格萨尔》中的体现·····	(117)
第一节	神的万能说在《格萨尔》中的贯穿·····	(118)
第二节	灵魂转世说在《格萨尔》中的贯穿·····	(127)
第三节	因果报应说在《格萨尔》中的贯穿·····	(141)
第四节	化身说在《格萨尔》中的贯穿·····	(153)
第五节	幻化说在《格萨尔》中的贯穿·····	(158)
第六节	天堂与地狱说在《格萨尔》中的贯穿·····	(166)
第七节	苯佛冲突在《格萨尔》中的印记·····	(180)
第八节	口头《格萨尔》和文本《格萨尔》·····	(193)
第九节	传统义利文化在《格萨尔》中的体现·····	(208)
第六章	说唱艺人现象的宗教文化色彩·····	(225)
第一节	关于说唱艺人的产生·····	(225)
第二节	说唱艺人的类型·····	(229)
第七章	宗教文化在《格萨尔》艺术及风物遗迹中的体现 ·····	(244)
第一节	宗教文化在《格萨尔》绘画艺术中的体现·····	(244)
第二节	宗教文化在《格萨尔》说唱艺术中的体现·····	(255)
第三节	宗教文化在《格萨尔》风物遗迹中的体现·····	(257)
主要参考书目	·····	(263)

第一章 《格萨尔》及 《格萨(斯)尔》学概述

在号称世界第三极的雪域高原上生活着的藏族人民中,以口耳相传和文本传抄的创作、传播途径流传着一部宏伟的诗篇,它就是历代藏族人民称之为“岭仲”(gling sgrung)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以下简称《格萨尔》),是历代藏族人民在漫长的藏民族形成和发展壮大的历史长河中,在藏族古老的神话、传说、歌谣等其他体裁的民间文学基础上,用集体智慧和才华创作出来的一部集藏族文学、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民风民俗、宗教等众多学科为一体的大百科全书。它卷帙浩繁、历史悠久、流传广泛,是藏族民间文学的总汇和藏族人民对自己几千年历史文化的记忆,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少有的文化珍品。因而世人誉它为“东方的《伊里亚特》”,“全世界最长的、活形态的史诗”。作为它的主要创作者、传播者、继承者的藏族民间说唱艺人们,被誉为东方的“荷马”。

第一节 《格萨尔》的总脉络

洋洋百万诗行,由 200 多部本综合组成(当然,这种统计结果,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统计结果。因为《格萨尔》的新的部本和新的说唱艺人还在不断出现之中)的《格萨尔》以一则神奇的传说开篇,那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世间妖魔横行,灾难连绵,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景被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发现而不忍,遂与

天上的白梵天王商量，请他派一位天神下凡拯救受苦受难的百姓。白梵天王应允，决定派自己三个神子当中的一名到人世间，但又一时不知派谁到人世间为好，于是让他的儿子们自行商定，最终兄弟三人商定通过射箭、投石、掷骰子的比试来决定谁前往人世间降妖除魔。经比试，到人世间降妖除魔的使命落在了名叫“推巴嘎布”的小神子肩上。于是神子推巴嘎布在其父和两位兄长跟前立下了扶助百姓，惩治妖魔邪恶，把百姓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誓言，便借腹投胎于生性贤惠、温柔善良的凡间女子郭察拉姆腹中。推巴嘎布出世后取名觉如，因系天神之子，生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在一次岭部落以王位和美女为注的赛马盛会上，觉如一举夺魁，按照规定登上了岭部落首领的宝座并娶美女珠牡为妻。从此，觉如统领岭部落且正式起名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罗布占堆”。此时的岭部落正处在危机四伏中，在岭部落的北部有一个专食童男童女，生性残暴，涂炭生灵的魔王鲁赞；在东北方有强大的霍尔部落，该部落有三个一母所生，武艺超群、危害四方的黄、白、黑帐三王；在南面有紫姜部落，该部落首领萨丹精通各种魔法和妖术，而且生性贪婪；还有与岭部落曾为世仇的门部落，该部落头领欣赤也是一个无恶不作之人。觉如称王后首先除掉了岭部落四周的四大魔王，把这些部落的百姓从这四大魔王的长期残酷压迫中解救出来，安定了四周，让百姓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使岭部落日趋富足强大。然而，神子到人世间的使命并没有因除掉四方恶魔而全部完成，周边还潜在着大食、卡齐等类似于四大魔王的许多部族势力。格萨尔发兵经过大大小小的多次战争，收复了这些号称为国的部族势力，从这些用武力收复的部族取回岭部落所需各种财宝、武器、粮食及牛羊等生产和生活资料。而后，格萨尔又到地狱救回王妃阿达拉姆和生母郭察拉姆，把王事托付给其侄扎拉，自己重返天界。这一故事脉络用民间《格萨尔》说唱艺人的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地狱完成业果。即：《格萨尔》

的整个故事脉络可以分为天界篇、征战篇、地狱篇三个部分。

1. 天界篇

在通常情况下,这一部分由《天岭占卜九藏》、《英雄降生史》、《赛马称王》三个分部本组成。《天岭占卜九藏》、《英雄降生史》、《赛马称王》三个分部本是《格萨尔》所描绘的两个敌对势力即作品中的正面势力和反面势力当中的岭部落这一正面势力的形成史。在这一部分里,主要叙述了作品的主人公从天界来到人世间之前的人世间妖魔横行灾难连绵,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残景;天神们发现这种残景后指派神子到人间的过程;以及神子借腹投胎于生性贤惠、温柔善良的凡间女子郭察拉姆腹中的情形;神子在艰难困苦的人世间如何显示非凡的本领,最终参加以王位和美女为注的赛马盛会并一举夺魁登上岭部落首领宝座的具体过程。

2. 征战篇

这一部分是《格萨尔》的中心部分。主要写格萨尔成为信仰佛教的岭国或岭部落的首领后带领岭部落军民在高原上南征北战,创造财富,逐个征服信仰苯教的、号称为“魔”的部族或众多反面势力,在人世间建功立业的过程。一般民间艺人和学者认为在这一部分当中格萨尔一共征服了包括四大魔王在内的十八大宗(每一宗为一个部落)。作品称这些部落为“phyogs bzhivi rgyl khms bco brgyd”即四边十八大宗或部落。也有人认为一共征服了十八大宗和四大魔王,这是一个因说唱艺人和《格萨尔》流传地区而异的差异。这一部分作为整部《格萨尔》的中心部分,是部本的数量和名称上的随意性、变异性最大的一块。

3. 地狱篇

这一部分是《格萨尔》的结尾部分,主要由《地狱救母》、《地狱救妻》两个部本组成。主要写格萨尔在人世间降伏各种妖魔,给人世间一个安定祥和的生活、生产环境;前往地狱救回自己的王妃阿达拉姆和生母郭察拉姆后,把王事托付给其侄扎拉,自己重返于天

界的过程。所以,不管整个《格萨尔》有怎样的篇幅,究竟由多少部本组成,但没有一部这三大块以外的《格萨尔》。

第二节 《格萨尔》的艺术结构

《格萨尔》和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一样,有一套属于它自己的、有规律可循的创作或编织故事的艺术结构,学者们称这个艺术结构为《格萨尔》的程式法。这是目不识丁的民间说唱艺人们能够说唱十几部、几十部《格萨尔》的法宝之一,也是《格萨尔》能够成为全世界最长史诗的因素之一。这一艺术结构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1. 三段式的结构

在整部《格萨尔》里,除去开头的“天界篇”和末尾的“地狱篇”外,中心部分即“征战篇”的每一个分部本基本由一个首尾完整的故事构成,每一部本的主题基本是岭部落和另外一个部落之间的一场战争,学者们称这种本子为《格萨尔》的分部本。而这个首尾完整的分部本或分部本的故事又由三个部分组成:

(1)一场战争的缘起,这一部分主要以引起这场战役的原因为主题。

(2)战争的正式迭起,这是这部故事的整个进行过程。

(3)结束,结局一般为代表正义力量的岭部落取胜,从此邪恶一方的地方、百姓、财产均归正义一方所有。

2. 每一场战争的参与者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

(1)天界的力量,包括天神的无所不知的预言,用神力暗中保护乃至派战神直接参战。

(2)人间的力量,两个敌对势力的兵马和将士。

(3)龙界的力量,即所谓的各种龙神、龙兵。

3. 《格萨尔》的文体也有三种:

(1)韵文。

(2)散文。

(3)散韵相间。

4. 每一部本的中心唱段包括三部分内容：

(1)开头，包括相关神灵的赞颂和人物的自我介绍。

(2)主要内容，这是唱词的核心。

(3)结尾，一般为祝愿和祈祷词。

5. 每一部本中常用的艺术手法：

(1)人物的自我介绍。这不但是整个《格萨尔》刻画人物的手段，也是故事的阐述法。

(2)排比法。大量排比的运用，可谓是《格萨尔》描写形态的一大亮点。

(3)谚语和隐喻。这是《格萨尔》描写人物，刻画人物心理特征、性格特征的主要艺术手段。

(4)祈祷词。这是说唱艺人、作品中的人物即：每一个当事者表达其各种心愿的主要艺术手段。

这就是《格萨尔》的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的、开放式的、包容万千式的、海纳百川式的独特艺术结构。

在《格萨尔》中自始至终不变的是：所有部本的主人公始终是格萨尔，主题始终是格萨尔带领岭国的大队人马，在刀光剑影、硝烟四起的青藏高原上，为藏民族的大一统而出生入死。以及作品的三段式的结构、每一场战争的参与者的组成、作品本身的文体、每一部本的中心唱段。变的是：一部部本的情节可详、可略，篇幅可长、可短，部本数量可多、可寡，人物数量可增、可减。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不管《格萨尔》由多少部本组成，在每一部本中的红线始终是格萨尔，始终是正义必定能战胜人间的一切邪恶的、分久必合的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主题思想。

第三节 《格萨尔》的产生年代

《格萨尔》产生于什么年代,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完善过程,从产生到发展完善经过了哪些藏族历史时期,是国内外的学者们十分关注并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对此,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根据各自的出发点曾发表过各种见解,可以说,在《格萨尔》学界曾出现过一个主要针对这些问题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局面。从20世纪3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前,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现在,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专家、学者们通过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后,这些问题在《格萨尔》学界已经有了被大多数人接受、认可的结论。

关于《格萨尔》产生于什么年代,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完善过程,从产生到发展完善经过了哪些藏族历史时期的问题,学者们主要从《格萨尔》的内容和形式或文体两方面进行了研究。

1. 就内容方面研究的情况而言,由于学者们的出发点和依据的不同,出现了以下四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纪元前后说(纪元前后至公元五六世纪)

以“仲”司政为主要依据和出发点的学者认为,《格萨尔》产生于纪元前后至公元五六世纪吐蕃时期(公元8世纪至10世纪)。

第二,吐蕃时期说(公元8世纪至10世纪)

以格萨尔的功绩为主要依据和出发点的学者认为,《格萨尔》产生于吐蕃政权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是青藏高原上的藏族诸多部落从分散走向统一的时期。这个时期藏族部落之间,藏族和周边民族或部落之间发生过一系列战争。而《格萨尔》就是一部以部落战争为主要题材的藏族英雄史诗。

第三,宋元时期说(公元11至13世纪)

以主人公格萨尔为藏族历史上实有人物为主要依据和出发点的学者认为,《格萨尔》产生于11至13世纪之间。

第四,明清时期说(公元15世纪以后)

以《格萨尔》受汉族小说影响为主要依据和出发点的学者认为,《格萨尔》产生于15世纪。

2. 从形式或文体(散韵相间)方面研究的学者,也以同样的原因,提出了如下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以公元7世纪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散韵相间的文体传入藏区,以及文成公主的入藏,汉族的变文也传入西藏,从而在西藏产生了散韵相间的《格萨尔》文体为由,认为《格萨尔》产生于这个时期。

第二,以撰写于12世纪的掘藏传记文学的文体为依据,认为藏族的散韵相间的文体产生于这个时期。

第三,根据敦煌文献资料中的历史传说和民间传说的文体,还有相传面世于7世纪的《柱下遗教》的文体为依据者认为,散韵相间的文体,既非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从印度传入西藏,也非受汉族变文影响而在西藏产生,而是藏族本土已有的一种文体。主要依据是藏族古文献中所记载的猕猴变人的故事,以及7世纪以前的很多传说、故事都和《格萨尔》一样,故事背景皆为散文,只有人物之间的对话是韵文。所以,藏族的散韵相间的文体,是藏族先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创造的文体,是藏族早期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所惯用的文体。

所以,从《格萨尔》提供给我们的各种信息和藏族古文献的记载来看,我们认为“纪元前后”说和“散韵相间的文体为藏族本土文体”说,是颇具说服力的关于《格萨尔》的最初创作、产生时期的说法。

据藏族历史文献记载,赞普拉托托日念赞“以前的凡二十七代赞普,均以仲、迪吴、苯三者司政”。(《贤者喜宴》藏文上册,西藏人

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94 页)史料中的“仲”是指寓言、神话、故事等;“迪吴”是指谜语;“苯”是指外来佛教文化传入西藏之前流传于西藏的藏族本土宗教苯教。藏族历史文献的这种记载说明,仲、迪吴、苯三者是在早期的藏族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对当时西藏的治理,乃至藏族社会向前推进发挥、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在这三者当中仲的排位在最前面,可以看出迪吴和苯之前仲作为一种治理西藏的工具已经在藏族社会中产生,并且仲在此三者之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基础地位。

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类的史前史是在神话传说和讲故事之中度过的。由于在早期,人类还没有发明文字,在缺乏文字记忆的情况下,人们对历史、文化、重大事件、生产生活经验等一切知识的传播,只有靠人类自身的大脑记忆和讲述故事的形式来完成。先民们的办法是一方面用大脑记忆自己的历史和经验,另一方面通过仲即故事或传说的听讲途径把自己民族的有关起源和祖先的传说传授给周围人。这种故事或传说既有史实依据,又掺杂有一定人们的附会想像。如此周而复始、一代接一代地把各种生存技能、生活经验、认识和知识传承下来的故事或传说便是后世文学的雏形。

藏族早期社会也是如此,据藏族史籍如:《贤者喜宴》、《苯教源流》、《柱下遗教》、《拉达克王朝》、《西藏王统记》等记载:西藏被“十二小帮”统治时期和在这之前,藏族社会中歌舞和讲述故事、传说之俗非常盛行。尤其在吐蕃时期第八代赞普直贡赞普时期起就有众多故事出现,如:《顶生王的传说》(rgyl po spyi bo skyes kyi gtam rgyd)、《飞禽故事》(byvi sgrung)、《猴子的故事》(sprevuvi sgrung)、《玛桑的故事》、《起尸变金的故事》(ro langs gser sgrub kyi sgrung)、《器贝故事》(mchil pavi sgrung)等。这些都是仲即故事和传说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所占位置和人们对故事和传说的重视程度的有力佐证。可见,从传说时代起藏族的仲或传说的说